

吴趼人全集

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| 下 |

楔子

002 回 官常怪不便流連戲 轉性談凡談戲不官
003 回 走窮途無退息處 懷仁語和用謹
004 回 吳德之歪言玩好友 翁觀察致語談嘉
005 回 珠寶店巨金騙去 州官實價買
006 回 徹底尋根表明騙子 密形報端出戲
007 回 代煤差營兵受賄札 晚倒排紙論大違
008 回 隔紙窗偷觀騙子形 接家書曉落惡景
009 回 許道憲客眼親為奸 怨女痴男驚奔命
010 回 老伯母強作周旋話 惡洋叔歡談同族
011 回 紗窗外潛身窺賊迹 店門前瞥眼睹奇形
012 回 唐私貨英員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風
013 回 似禁烟痛陳快論 暗駐物暗居佳人
014 回 官海茫茫客官自徇 烽烟渺渺兵親先
015 回 論善士微言似眼轉 凡招貼書生談金先

「清」吳趼人 著

北京才文齋出版社



吴趼人全集

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下
〔清〕吴趼人 著

目 录

-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
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/ 439
-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
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/ 447
-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
戈什哈神通能撒人任 / 455
-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
乱著书遗名被骂 / 463
-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
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/ 471

-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
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/ 479
-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
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/ 487
-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
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/ 495
-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
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/ 503
-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
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/ 512
-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
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/ 520
-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
恣鬻威打破小子头 / 528
-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
权寄宿野店行沽 / 537
-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
周辅成误娶填房 / 546
-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
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/ 555

-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
走风尘初入京师 / 562
-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
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/ 570
-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
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/ 578
-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
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/ 587
-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
遭薄幸淑女蒙冤 / 596
-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
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/ 604
-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
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/ 612
-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
祝冥寿惹出奇谈 / 620
- 第八十回 贩丫头学政蒙羞
遇马扁富翁中计 / 628
-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
假聪明贻讥外族 / 635

- 第八十二回 素伦常名分费商量
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/ 642
-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竟见
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/ 650
-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
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/ 658
-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
定药方医生论病 / 666
-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
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/ 674
-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
设密计观察谋差 / 682
-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
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/ 691
-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
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/ 700
-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
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/ 710
-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
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/ 718

-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
巧运动赶出冤家 / 727
-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
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/ 735
-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
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/ 743
-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
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/ 751
- 第九十六回 教供词巧存体面
写借据别出心裁 / 759
-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
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/ 768
-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
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/ 777
-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
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/ 785
-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
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/ 794
-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
梁顶粪恩爱割夫妻 / 803

第一百二回	温月江义让夫人	
	裘致禄孽遗妇子	/ 811
第一百三回	亲尝汤药媚倒老爷	
	婢学夫人难为媳妇	/ 820
第一百四回	良夫人毒打亲家母	
	承舅爷巧赚朱博如	/ 828
第一百五回	巧心计暗地运机谋	
	真脓包当场写伏辩	/ 837
第一百六回	符弥轩调虎离山	
	金秀英迁莺出谷	/ 847
第一百七回	觑天良不关疏戚	
	蓦地里忽遇强梁	/ 856
第一百八回	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	
	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	/ 865
总 评		/ 875

第五十七回

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

理之述完了这件事，我从头仔细一想，这李壮布置得实在周密狠毒。因问道：“他这种的秘密布置，外头人那里知得这么详细呢？”何理之道：“天下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何况我们账房的李先生，就是李壮的胞叔，他们叔侄之间，等定过案之后，自然说起，所以我们知的格外详细。”说话之间，已到了吃饭时候，理之散去。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，便到香港去办事，也耽搁了十多天。

一天，走到上环大街，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，十分热闹。路上行人都啧啧称羨，都说：“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。”我虽然懂得广东话，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，这“淘古井”是甚么，听了十分纳闷。后来问了旁人，才知道凡娶着不甚正路的妇人，如妓女、寡妇之类做老婆，却带着银钱来的，叫作“淘古井”。知道这件事里面，一定有甚么新闻，再三打听，却又被我查着了。

原来花县地方有一个乡下人，姓恽，名叫阿来，年纪二十多岁，一向在家耕田度日，和他老子两个，都是当佃户的。有一天，被他老子骂了两句，这恽来便赌气逃了出来，来到香港，当苦力度日（这“苦力”两个字，本来是一句外国话 Coolie，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。广东人依着外国音，这么叫叫，日子久了，便成了一个名词，

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国话了)。【眉】粤人译音作估厘。苦力，以正音译者，且取字义亦通也。恁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，一天，公司船到了，他便走到码头上等着，代人搬运行李，好赚几文工钱。到了码头，看见一个咸水妹（看官先要明白了“咸水妹”这句名词，是指的甚么人。香港初开埠的时候，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，要寻个妓女也没有。为甚么呢？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，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，看见他那种生得金黄头发，蓝眼睛珠子，没有一个不害怕的，那些妇女谁敢近他？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舨的女子，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，先看惯了，言语也慢慢的通了，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，他们自后就以此为业了。香港是一个海岛，海水是咸的，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，所以叫他做“咸水妹”。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。这个“妹”字是广东俗话，女子未曾出嫁之称，又可作婢女解。现在有许多人，凡是广东妓女，都叫他做“咸水妹”，那就差得远了）。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下来，跨上舢舨，摇到岸边，恰好碰见恁来，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他。问他：“这里那一家客栈最好，你和我扛了送去，我跟着你走。”恁来答应了，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，一个稍为小点的提在手里，领着那咸水妹走。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，路上车马交驰，一辆马车，在恁来身后飞驰而来，几乎马头碰到身上；恁来急忙一闪，那边又来了一辆，又闪到路旁。回头一看，不见了那咸水妹，呆呆的站着等了一会，还不见到。他心中暗想：这里面不知是甚么东西？他是从外国回来的，除了这两个皮包，别无行李，倘然失了，便是一无所有的了，只怕性命也要误出来。这便怎么处呢？想了半天，还不见来，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（旅香港粤人，称巡捕房为大馆）。一径走到写字间，要报明存放，等失主来领。【眉】只有乡下人犹有存心忠厚者，若求之于城市，戛乎其难矣。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先在那里报失了，形色十分张皇；一见了恁来，登时欢喜的说不出，一叠连声说：“你

真是好人！”巡捕头问恁来来做甚么。那咸水妹表明他不见了物主，送来存放待领的话。巡捕头道：“那么你就仍旧叫他给你拿了去罢。”

于是两个出了大馆，寻到了客栈，拣定了房间。咸水妹问道：“你这送一送，要多少工钱？有定例的么？”恁来道：“没有甚么定例。码头上送到这里，约莫是两毫子左右（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）。此刻多走一次大馆，随你多给我几文罢。”咸水妹给他三个毫子。他拿了，说一声“承惠”（承惠二字是广东话，义自明），便要走。咸水妹笑道：“你回来。这两个皮包，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，我走失了，你不拿了我的去，还送到大馆待领，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理，你也太老实了！”说罢，在一个小皮夹里，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。恁来欢喜的了不得，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，只听见人说金仔（粤人呼金元为金仔），【眉】仔字读如崽。却还没有见过。总想积起钱来，买他一个顽顽，不料今日一得五个。因说道：“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。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，恐怕失了，你有心给我，请你代我存着罢。”咸水妹道：“也好。你住在那里？”恁来道：“我住在苦力馆（小工总会也，粤言）。每天两毫子租钱，已经欠了三天租了。”咸水妹又在衣袋里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。恁来道：“已经承惠了五个金仔，这个不要了。”咸水妹道：“你只管拿了去。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，到我这里来，和我买点东西罢。”恁来答应着去了。

次日，他果然一早就来了。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，拿出两元洋钱，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了。方问他：“汇丰在那里？你领我去。”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。在路上，咸水妹又拿些金元，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。一路到了汇丰，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，交到柜上，说了两句话，便带了他一同出来，回到客栈。因对他说道：“我住在客栈里，不甚便当。你没有事，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，找着了，我就要搬了。”又给他几元银道：“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，

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。”恽来答应着，便出去找房子。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，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，那里冷静，那里热闹，那里是铺户多，那里是人家多，一一都知道的了。出来买了衣服，便去寻找房子，绕了几个圈子，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；又走了一趟，看了有三四处，到三点钟时候，便回到客栈。劈面遇见咸水妹从栈里出来，恽来道：“房子找了三四处，请你同去看看那一处合式？”咸水妹道：“我此刻要到汇丰去，没有工夫。”说着，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，交给他道：“你开了门，在房里等着罢。”说罢，去了。恽来开门进房，趁着此时没有人，便把衣裤换了。桌上放着一面屏镜，自己弯下腰来一照，暗想：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，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？此刻我身上的东西，都是他的了。不过代他扛送了一回东西，便赚了这许多钱。【眉】不能知其还物之功，是混沌未开人。想着，又锁了房门，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，晾了，方才下来。恰好咸水妹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个皮包，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。恽来连忙开了门，把铁柜安放妥当。送来的人去了。咸水妹开了铁柜，把皮包放进去，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，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，也放了进去；又开了一个洋式拜匣，检了一检，取了一个钻石戒指戴上，方才锁起来。恽来便问：“去看房子不去？”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。咸水妹笑道：“你带在身边用罢。我也性急得很，要搬出去，我们就去看看罢。”

于是一同出来，去看定了一处，是三层楼上，一间楼面，讲定了租钱，便交代恽来去叫一个木匠来，指定地方，叫他隔作两间，“前间大些，后间小些，都要装上洋锁，价钱大点都不要紧，明天一天之内，定要完工的”。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，能多赚两文，自然没有不肯的了。讲定之后，二人仍回到客栈里。恽来看见没事，便要回去。咸水妹道：“你去把铺盖拿了来，叫栈里开一个房，住一夜罢。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，我每月给还你工钱，不比做苦力轻

松么。”恽来暗想我是甚么运气，碰了这么个好人。因说道：“我本来没有铺盖，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。”咸水妹道：“那么你就不要去了。”一会，茶房开了饭来，咸水妹叫多开一客。一会添了来，咸水妹叫恽来同吃。恽来道：“那不行，你吃完了我再吃。”咸水妹道：“这甚么要紧。我请你来帮忙，就和请个伙计一般，并不当你是个下人。”恽来只得坐下同吃，却只觉着坐立不安。

吃过了晚饭，已是上灯时候。咸水妹想了一想，便叫恽来领到洋货铺里去，拣了一张美国红毡，便问恽来：“这个好不好？”恽来莫名其妙，只答应好。咸水妹便出了十八元银，买了两张。又拣了一床龙须席，问恽来好不好。恽来也只答应是好的。咸水妹也买了。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，方才回栈。对恽来道：“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，你拿这个去用罢。你跑了一天，辛苦了，早点去睡。”恽来大惊道：“这几件东西，我看着买了二十多元银，怎么拿来给我？我没有这种福气！只怕用了一夜，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！”咸水妹笑道：“我给了你，便是你的福气，不要紧的，你拿去用罢。”恽来推托再三，无奈只得受了。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，把东西放好。恐怕自己身上脏，把东西都盖脏了，走上露台自来水管地方，洗了个澡，方才回房安睡。一夜睡的龙须席，盖的金山毡，只喜得个心痒难挠，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。

酣然一觉，便到天亮。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，及一切动用家私，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。又叫恽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，“我饭后就要搬来的”。恽来答应去了。到了午饭时候，便回栈吃饭。吃过饭，便算清房饭钱，叫人来搬东西。恽来道：“只要叫一个人来，我帮着便抬去了，只有这铁箱子重些。”咸水妹道：“我请你帮忙，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，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，你以后不要如此。”于是另外叫了苦力，搬了过去。那三四个木匠，还在那里砰砰訇訇的做工，直到下午，方才完竣。两个人收拾好了，

——陈设起来。把恽来安置在后间，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。又到近处包饭人家，说定了包饭。从此恽来便住在咸水妹处，一连几个月，居然“养尊处优”的，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。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，始终不涉于邪，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。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，门上配了两个钥匙，一人带了一个，出入无碍的。

一天，恽来偶然在外面闲行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，问道：“老恽，你好啊！几个月没看见，怎么这样光鲜了？那里发的财？”恽来终是个老实人，人家一问，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。那人一瞋道：“你和他有那回事么？”恽来愕然道：“是那一回事？”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，便不和他多说，只道：“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，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（粤言钞票也），好歹捞他几张，逃回乡下去，还不发财么，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，做他的西崽？”恽来听了，心中一动，默默无言，各自分散。回到屋里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，看看桌上小钟，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。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，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，翻出了铁柜钥匙，开了柜门，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。恽来心中暴暴乱跳，取了两卷；还想再取，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，害得他没得用。【眉】做了贼还要顾失主，一笑。又怕他回来碰见，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，忙忙出来，把房门顺手一带，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，一碰便锁上了。恽来急急走了出来，径登轮船，竟回省城去了。

回到省城，又附了乡下渡船（犹江南之航船也），回到花县。到了家，见了他老子，便喜孜孜的拿出银纸来道：“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，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。”他老子名叫阿亨，因他年纪老了，人家都叫他老亨。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，拿起一卷，打开一看，大惊道：“这是银纸啊！我还是前年才见过，我欢喜他，凑了一元银，买了一张藏着，永远舍不得用。你那里来这许多？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么？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！”恽来是老实到极的

人，便把上项事一一说出。老亨不听犹可，听了之时，顿时三尸乱暴，七窍生烟，飞起脚来，就是一脚，接连就是两个嘴巴。大骂：“你这畜生！不安分在家耕田，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，回来辱没祖宗！还不给我去死了！”说着，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。【眉】今日何处觅此古人，我欲哭也。恁来知道自己的错，不敢动，也不敢则声。老亨气过一阵，想了个主意，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，把儿子反绑了，手提了一根桑木棍，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，押着下船。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。【眉】想是几个月吃的太好了，所以罚他饿两顿，一笑。到了省城，换坐轮船，到了香港，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。

那咸水妹为失了五百元的银纸，知是恁来所为，心中正自纳闷。过了一天，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押了来，心中正在不解。看那老头子，又不是公差打扮。正要开言相问，老亨先自陈了来历，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说了，取出银纸，一一点交，然后说道：“这个人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，听凭阿姑（粤人面称妓者为阿姑）怎样发落，打死他，淹死他，杀他，刖他，我都不管了！”说着，举起桑木棍，对准恁来头上尽力打去。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，双手接住。只听得“嗳呀”一声。正是：

双手高擎方捩子，一声娇嗔忽惊人。

不知叫“嗳呀”的是谁，打痛了那里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咸水妹来得突兀，令人猜疑不定。

观此一子一父，真是令人五体投地，今日复从何处得此古人。古人有言：礼失而求诸野。此则道德沦亡而求诸野矣。现以前历叙诸败坏道德者，多为上流社会中人，而此回忽遇此父子二人，非其明征欤？吾读此不觉啼笑并作：盖以世人尚有此人，则为世风喜；而世人仅有此人，则又为世风悲也。

香港为最浇薄最冥顽之地，忽置此人于其中，为香港增光不少。

此一回无端忽为粤文翻译，可谓诙谐百出。

第五十八回

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

原来恽老亨用力过猛，他当着盛怒之下，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。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，震伤了虎口，不觉喊了一声“嗟呀”。一面夺过了桑木棍，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。又去松了恽来的绑。方才说道：“这点小事，【眉】偷了五百元还说小事，不知何者方为大事。何必动了真气。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，我还有说话商量呢。”这恽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，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，那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？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，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。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，便说道：“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，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么？阿姑你便饶了他，我可饶他不得。此刻银纸交还了你，请你点一点，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，免得人家说起来，总说我恽老亨没家教，纵容儿子作贼。”说着，又站起来，挥起拳头打将过去。

咸水妹连忙拦住道：“老爷有话慢慢说。等我说明白了，你就不恼了。”说罢，便把上岸遇见恽来的事，从头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，所以十分信他敬他。就是他拿了这五百多元，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，必是有人唆弄他的。【眉】明见，明见。他虽然做了这个事，到底还是忠厚。若是别人，既然开了我的铁柜，